



溫梓川著《文人的另一面》

我收藏着汪曾祺先生一幅畫稿和一篇只有幾頁的小說殘稿。先說《小芳》這則手稿。這是汪先生廢棄在一個開頭。《小芳》是汪曾祺晚年較特別的一個短篇小說。它是在汪先生發表在《中國作家》雜誌上並獲當年《中國作家》優秀短篇小說獎。現收入《汪曾祺文集·小說卷》(下卷)。(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，陸建華主編)。說它特別，是因為這篇小說還有一段為人所知的佳話。好幾年以前，《小芳》剛脫稿時，它的「第一讀者」都沒有！「那幾年汪曾祺正被如何突破自己所困，「小芳」一篇給他帶來一絲欣慰，可女兒一瓢冷水當頭。汪曾祺氣憤地說：「我就是要寫得一點才華也沒有！」我反覆用殘稿和發表後的《小芳》進行了對照，雖說這篇六千字的小說寫得質樸無華，可汪曾祺寫得並不輕鬆。殘稿的開篇是這樣的：「小芳在我們家當過一個時期保姆，看我的孫女丹丹，從丹升三個月一直看到她到兩歲零八個月進幼兒園日誌。」

汪曾祺的兩篇手稿 蘇北 無為是安徽無為人，無為是木湖鎮程家灣。姓程。無為是個窮縣，地少人多地，人均一年，實只打八分，當地習慣，以八分為一畝。平常年月，打的糧食勉強夠吃。而定稿後的《小芳》，則簡約多了：「小芳在我們家當過一個時期保姆，看我的孫女丹丹，從丹升三個月一直看到她到兩歲零八個月進幼兒園日誌。」

《文人的另一面》 許定銘 出生於橫城的文藝青年溫梓川，於一九二六年回廣州入中山大學升學，翌年轉上海暨南大學。當年的暨南是南方文藝的重點學府，溫梓川在此參加了秋野社、暨南文藝會與檳榔社等，培養了他的文學情懷，熱心文學運動及寫作。

一個「馬行之」的故事 散木 「馬行之」？聽說過麼？是人或是事？原來，某日，筆者所在的內地高校為紀念一位校史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輩，舉行了一次規模不小的紀念會，會上，上自前任校長（現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）、黨委書記，下至逝者親屬及教師和學生代表，均上台發言，懷念並闡述逝者生前的言行及功德。學生代表（是被特別選出的即將畢業的優秀博士生）在發言中引述《中庸》中的「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」一句，可能是事前沒有預備或被聽驗，在說「篤行之」時竟說成是「馬行之」，言畢，全場大譁，眾人相視，哭笑不得。

文人的另一面 溫梓川著 溫梓川在暨大畢業後，回到橫城從事教育及編輯工作，並開始寫一些有關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文壇的回憶錄，他輕輕幽默的筆法，為他交往過的文人：老師夏丏尊、梁實秋、傅斯年、沈從文、汪靜之、曹聚仁、葉公超……同何家槐、徐輔逢、黑墨、彭成慧、陳福熙……等撰寫軼事，寫一些正史中或傳記裡為人忽略了的趣事，題為《文人的另一面》（新加坡世界書局，一九六〇）出版。到一九七二年，台北的晨鐘出版社也印了一版，可惜此書絕版多年，一般讀者難以讀到。

唐德剛 旅美文史學家唐德剛教授仙逝了。我是從網絡上獲悉這一不幸消息的。我沒有見過唐德剛。有次本來有機會當面請教，又陰差陽錯地錯過了。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對唐教授的研究文章的敬重。唐教授治學興趣廣博，尤其是在現代人物口述傳記方面用力尤深，成就斐然，素為學界倚重。他的《胡適口述自傳》，是我案頭上常擺常翻的書。

白崇禧故居 走近「白崇禧故居」 蔣元明 到了廣西桂林，當天的節目是遊「兩江四湖」。夜色中，江、湖、岸邊的樹木、建築給燈光一點綴，就成了美麗的景觀，夜色、星光，朦朧、靜謐，別有一番情趣。船走不多遠，導遊小姐指着左岸說，那是榕湖飯店，國民黨桂系二號人物白崇禧的故居就在裡邊。巧了，我們剛好就住在那裡，不免神經被撥動起來。

荒誕的顛覆 王兆貴 一段時間以來，內地關於白毛女該不該嫁給黃世仁的爭議，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，據說支持該嫁者還不在少數。如果說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屬於歷史無知，那麼相跟着起哄的人就有惡搞之嫌。其實，這樣的命題我們並不陌生，這樣的鬧劇也已上演過多次了。前些時候，就有學者考證說，女媧補天是因為「性苦悶，精力無處處泄」；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是因為有「婚外情」；屈原是因為「與楚王妃有染，失戀絕望而投江」；李白是「吃軟飯、打群架的蠱惑仔」；李清照「好賭、好色、酗酒，是個蕩婦」等等。

雅加達華文文化的滄桑 艾京 荷蘭人統治印尼達三百年之久，並立雅加達（舊稱為Batavia，巴達維亞）為荷蘭屬東印度的首府。印尼人則則以巴達維達達的人口，包括邦區已超過一千萬。而生活在移民到印尼的華人估計則已達五百萬。荷蘭人原來的落腳點是在巴城靠海的北區，因此這裡大型的建築物以歐式為主，連以掠奪殖民地資源而設名的東印度公司的總公司、荷蘭皇家銀行以及火車總站都設在北區。當年的荷蘭人，荷蘭皇家銀行以及火車總站都設在北區。當年的荷蘭人，荷蘭皇家銀行以及火車總站都設在北區。

白崇禧故居 走近「白崇禧故居」 蔣元明 到了廣西桂林，當天的節目是遊「兩江四湖」。夜色中，江、湖、岸邊的樹木、建築給燈光一點綴，就成了美麗的景觀，夜色、星光，朦朧、靜謐，別有一番情趣。船走不多遠，導遊小姐指着左岸說，那是榕湖飯店，國民黨桂系二號人物白崇禧的故居就在裡邊。巧了，我們剛好就住在那裡，不免神經被撥動起來。

荒誕的顛覆 王兆貴 一段時間以來，內地關於白毛女該不該嫁給黃世仁的爭議，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，據說支持該嫁者還不在少數。如果說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屬於歷史無知，那麼相跟着起哄的人就有惡搞之嫌。其實，這樣的命題我們並不陌生，這樣的鬧劇也已上演過多次了。前些時候，就有學者考證說，女媧補天是因為「性苦悶，精力無處處泄」；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是因為有「婚外情」；屈原是因為「與楚王妃有染，失戀絕望而投江」；李白是「吃軟飯、打群架的蠱惑仔」；李清照「好賭、好色、酗酒，是個蕩婦」等等。

白崇禧故居 走近「白崇禧故居」 蔣元明 到了廣西桂林，當天的節目是遊「兩江四湖」。夜色中，江、湖、岸邊的樹木、建築給燈光一點綴，就成了美麗的景觀，夜色、星光，朦朧、靜謐，別有一番情趣。船走不多遠，導遊小姐指着左岸說，那是榕湖飯店，國民黨桂系二號人物白崇禧的故居就在裡邊。巧了，我們剛好就住在那裡，不免神經被撥動起來。

荒誕的顛覆 王兆貴 一段時間以來，內地關於白毛女該不該嫁給黃世仁的爭議，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，據說支持該嫁者還不在少數。如果說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屬於歷史無知，那麼相跟着起哄的人就有惡搞之嫌。其實，這樣的命題我們並不陌生，這樣的鬧劇也已上演過多次了。前些時候，就有學者考證說，女媧補天是因為「性苦悶，精力無處處泄」；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是因為有「婚外情」；屈原是因為「與楚王妃有染，失戀絕望而投江」；李白是「吃軟飯、打群架的蠱惑仔」；李清照「好賭、好色、酗酒，是個蕩婦」等等。

荒誕的顛覆 王兆貴 一段時間以來，內地關於白毛女該不該嫁給黃世仁的爭議，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，據說支持該嫁者還不在少數。如果說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屬於歷史無知，那麼相跟着起哄的人就有惡搞之嫌。其實，這樣的命題我們並不陌生，這樣的鬧劇也已上演過多次了。前些時候，就有學者考證說，女媧補天是因為「性苦悶，精力無處處泄」；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是因為有「婚外情」；屈原是因為「與楚王妃有染，失戀絕望而投江」；李白是「吃軟飯、打群架的蠱惑仔」；李清照「好賭、好色、酗酒，是個蕩婦」等等。

荒誕的顛覆 王兆貴 一段時間以來，內地關於白毛女該不該嫁給黃世仁的爭議，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，據說支持該嫁者還不在少數。如果說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屬於歷史無知，那麼相跟着起哄的人就有惡搞之嫌。其實，這樣的命題我們並不陌生，這樣的鬧劇也已上演過多次了。前些時候，就有學者考證說，女媧補天是因為「性苦悶，精力無處處泄」；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是因為有「婚外情」；屈原是因為「與楚王妃有染，失戀絕望而投江」；李白是「吃軟飯、打群架的蠱惑仔」；李清照「好賭、好色、酗酒，是個蕩婦」等等。

荒誕的顛覆 王兆貴 一段時間以來，內地關於白毛女該不該嫁給黃世仁的爭議，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，據說支持該嫁者還不在少數。如果說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屬於歷史無知，那麼相跟着起哄的人就有惡搞之嫌。其實，這樣的命題我們並不陌生，這樣的鬧劇也已上演過多次了。前些時候，就有學者考證說，女媧補天是因為「性苦悶，精力無處處泄」；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是因為有「婚外情」；屈原是因為「與楚王妃有染，失戀絕望而投江」；李白是「吃軟飯、打群架的蠱惑仔」；李清照「好賭、好色、酗酒，是個蕩婦」等等。